



(独幕歌剧)

赵 家 院

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剧本系根据周又郎同志的独幕话剧《朋友之间》改编。赵家院住了三户人家，一户下中农，一户中农和一户上中农。剧本通过这三家人对待集体，对待新社会的不同态度，展开了一场尖锐的矛盾冲突，生动具体地反映了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。

下中农赵老成热爱新社会，热爱集体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；上中农九叔、九婶对社会主义三心二意，只顾自己，不顾集体，走上自发的资本主义道路；中农二哥则抱着中游思想，有时左右摇摆。有一次，生产队号召社员投肥，赵老成积极响应，将自家的猪粪大部分送到队里，自己只留下二成；九婶隐瞒自家的猪粪，按倒二八开向队里投肥；中农二哥采取中间态度，准备按对半开投肥。九婶的这种落后思想与自私行为，受到了赵老成的揭发和批判。恰巧在这时，九婶的儿子患重病，进了医院，需交一笔住院费，他们一时交付不起，队里立即帮助他们解决了困难。这些事实教育了九叔、九婶，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；中农二哥同时也提高了觉悟。他们都表示以后要一心为集体，跟贫下中农做真心朋友。

人 物：赵老成 四十五岁，下中农。

老成妻 四十二岁。

二 哥 三十四岁，中农，绰号戏迷。

九 叔 五十二岁，上中农。

九 姨 五十岁，九叔的老伴。

时 间：一九六五年麦季，一天下午。

地 点：某生产队，赵家院落。

布 景：舞台上，左中右三家房屋构成一个三合头院。台左是赵老成家，门旁挂有“光荣军属”的黄木牌。台中是二哥的住房，倒锁着门子。台右是九姨家，门扇上贴有半新不旧的“财”、“宝”二字，三家之间有两条屋角巷道，通向屋后。台前是来往大道。

〔幕启：赵老成担着空粪筐上。〕

老 成：（唱）担了一担又一担，

老成心里好喜欢，

当前玉米追两遍，

秋后产量定冒尖。

到那时人人唱起丰收歌，
高高的粮堆顶破天。

〔老成欲下左巷道。

〔老成妻从家里走出。

老成妻：火生他爹！咱圈里有多少猪粪，
你怎么一直往队里送呀？

老成：（停步回头）总共有个十来担。

老成妻：已交了几担？

老成：七担。

老成妻：哎呀，快交完了，咱家少交点不行吗？

老成：（责备地）看你说的！

（唱）大河有水小河满，
人民公社是靠山，
我心中早已计划好，
少交一点也不过关。

老成妻：你打算交多少哩？

老成：我打算交上八担，留上两担。

老成妻：（自语）交八担，留两担，（对老成）
二八开？

老 成：（肯定地）对，二八开。（解释地）
八成交生产队，二成自己用。

我还要担去。（欲下左巷道）

老成妻：（迟疑地）这……哎，回来，咱
再商量一下。

老 成：这有啥商量的？

（唱）站得高来看得远，

你不要净打小算盘，

有钢用在刀刃上，

先公后私理当然。

走吧，去帮着我再挖上一担。（下）

〔老成妻勉强地跟下。〕

〔九婶拿着抬杆，九叔背着粪筐先后上。〕

九 婶：（唱）抬了一筐又一筐，

浑身无力热难当，

说什么多施追肥多增产，

丰收了俺能多分几颗粮。
积极分子只知道把头带，
带得我眼冒金花心里痛得
慌。

上次投了猪粪，这才几天，现在又发动投猪粪。唉！

九 叔：这是谁出的主意？

九 婶：（指老成家）还有谁？

（唱）说什么卡低产来抓高产，
说什么贫下中农把计献。
昨晚老成会上提意见，
干部们个个点头笑开颜。
决定玉米追两遍，
社员们谁敢说不然。

九 叔：（附和地）追两遍，哪有那么多的猪粪？

九 婶：（指老成家）人家说有嘛。昨天晚上开会，队长一提出让养猪户多投猪

粪，你瞧他那个劲儿！（学着老成和社员对话的腔调）“李二婶你投多少？八担！张大叔，你呢？十担！好，为了多产玉米，咱们这养猪户就应该多投点猪粪才是……”哼，我才看不惯那些假精灵人哩！

九 叔：（指老成家）他呀，就象家里放着好多珍珠玛瑙怕别人不知道似的。

九 婶：水全他爹！量量你的眼力，你说咱圈里有多少猪粪？

九 叔：我看至少有二十担。

九 婶：（精灵地口算）一八八，二八一十六，给他交上四担。

九 叔：二八开？

九 婶：（肯定地）对，二八开。（解释地）拿二成交生产队，留八成自己用。

九 叔：（担心地问）队里规定交多少？

九 婶：这次队里没有规定，说是让养猪

戶自觉地交。

九 叔：（打趣地）既然自觉，那咱就甭再交了。

九 婶：（指老成家）可是人家贬得不行呀！

九 叔：要怕人家贬就得多交点。

九 婶：随便交上点也是自觉吗。

九 叔：（犹豫地）这……恐怕不行吧？

九 婶：这有什么行不行，咱已交了七筐，顶三担半，再交上一筐併成四担算了。

（欲下右巷道）

九 叔：（迟疑地）别忙，咱再商量一下。

九 婶：（停步回头）这有啥商量的！

（唱）集体地追两遍为了多产，

自留地可不能落在后边。

把咱那玉米块再追一遍，

难道说多打粮你不喜欢。

(不滿地)我問你，你是怕自留地追多了把你累死，還是怕玉米收多了把你脹死？

九 叔：你……

九 姊：快跟我來吧。(從右巷道下)

〔九叔跟下。〕

〔老成把兩筐豬糞提到台中拿着繩担，正準備担上走。〕

〔老成妻跟上喊着。〕

老成妻：火生他爹，還是少交點好些。

老 成：(有點生氣)嗨，你這個人才怪哩，怎麼老是反反覆覆的？

老成妻：我是想，集体的再重要，自己的也不能不顧呀？

老 成：怎麼，你是想多留點？

老成妻：(試探地)你說不行？

老 成：我問你，隊里的地多，還是你的自留地多？你是想脹死自留地，餓死

集体地吗？

老成妻：瞧你说的，我是想看看精灵鬼九
婶交多少，咱比她稍微多交点就行了。

老成：嗨！

（唱）睁开你一双眼仔细看看，
大家伙为集体谁不争先，
为什么你不向先进学习，
却在这小事上尽管纠缠。

你呀，越来越倒退！

老成妻：（不解地）什么倒退？

老成：思想倒退，你还记得吧？

（唱）曾记得土改时那一年，
反奸霸斗地主你事事在前。
五零年抗美援朝你带头捐
献，
搞互助办农社你走在前边。
咱的那火生娃刚刚十七，
满年龄你送他去把军参。

什么保卫社会主义呀，建设社会主义呀，嘴巴上说得挺热闹，想不到今天真正搞起社会主义来了，’叫你投点猪粪，你就舍不得，这不是倒退呀？

（指着门上的“光荣牌”）你还配得上“光荣军属”这四个字吗？（有意地启发）好，我给火生往福建写上一封信，就说你说的一套，做的一套，队里发动投肥，你不愿意。

老成妻：你别动肝火了，我说不过你，快担上走吧！

老成：（故意地）我不担了。

老成妻：怎么？

老成：担走了怕你心疼。

老成妻：交肥料算投资，又不是丢到河边去了，那个人心痛呀？

老成：说得漂亮，你刚才还在说（学妻语气）咱们少交点不行吗？

老成妻：鬼老汉，人家先头不对吧，这会也不对？

老 成：对是对了。

（唱）真金不怕火来炼，
苍松翠柏耐岁寒，
一颗红心为集体，
三心二意要不得。

老成妻：看你！

（唱）有话你就该照直说，
别拐弯抹角费口舌，
投肥本是件好事情，
我有什么舍不得？

老 成：我问你，倒底是说不过我，才让往队里送肥呀，还是就应该多投点？

老成妻：（陪笑地）该，该，该，应该，对了吧？

老 成：（唠叨地）不光是嘴上说该，还要心里说该，这个（指脑袋）里头也得

说该，一辈子都得说该，时冷时热就要不得。

老成妻：真唠叨，快去送吧！

老成：（满意地大笑）哈——（担起粪筐欲下，又止步回头）哎，火生他妈，我就忘了跟你说啦。

老成妻：什么事？

老成：我担粪路过会计门口，他说咱火生来信了。

老成妻：信呢？

老成：在大队办公室放着，快去取回来吧。（下）

老成妻：是，我就去。（将门关上，下）

〔九孀、九叔，把猪粪抬到台中，放下抬筐，整理抬绳。〕

九叔：水全他娘，还是多交几担好。

九婶：你这个人才怪哩，怎么老是反反复复的，平常人们都叫你老牛筋，今

天你偏偏又大方起来了。

九 叔：不是我大方，我是怕……

九 婶：怕什么？

九 叔：你听！

(唱) 这当儿可不能把主意打错，
聪明人谁肯往脸上涂黑，
交肥料太少了惹人笑骂，
会说咱私心重老走下坡。

九 婶：集体有集体的计划，个人有个人的打算嘛，投肥又不是走亲戚，礼轻了怕人笑话！

(唱) 箱有柜有好穿戴，
缸有囤有好坐锅，
一壠自留地长好了，
比一亩集体地也分得多。

九 叔：怪不得人们都叫你精灵鬼，如果按你说的那个数字交，别人还算不出一头猪每月攒多少猪粪！

九 婶：算叫他们算吧，又不是土改算剥削账哩。我请过几个短工，他们就千算万算，算来算去，我还是个中农，总算不成富农。如今我喂几头猪，难道说他们还要算一算一头猪每天屙几泡粪呀！

九 叔：要是我当干部，我就给你算得出来。

九 婶：算也不怕。他有一大算，我有一小算，他们要是真的能算住我呀……

九 叔：怎么？

九 婶：哼！

（唱）他有关门计，

我有跳墙法，

让我多投肥，

嘿、嘿、嘿，（自以为得地）

咱不会往圈里多垫炉渣。

队里规定每担猪粪作价两毛，反正炉

渣又不用拿錢买，岂不是沒本生利淨賺他几个錢嗎？

九 叔：你呀！真是精灵，尽出鬼主意。

九 婶：谁还能和你这个老牛筋一样，前怕狼后怕虎的，落下个树叶来也怕压死你。既想掙家务，又怕錢进门。

九 叔：（无奈地）好，你当家，你管事，咱赶快抬上走吧！

九 婶：（故意地）我不抬了。

九 叔：怎么？

九 婶：这个家你来当。

九 叔：（不解地）你说些啥呀？

九 婶：当你这个鬼家，到在外边光受別人的气，经常是批呀，评呀，回到家里又遇上你这个老牛筋，这也怕，那也怕。

九 叔：批评就让他们批评吧，这有什么？又不是称米称面，怕少了斤两。

九 婶：你倒说得好听。

九 叔：是呀！

（唱）不管他怎样来批评，
你不会当作耳旁风，
耳不听来心不恼，
气成病还得请医生。

九 婶：你说得倒好，他们说精灵鬼九
婶资本主义思想凶得很，老牛筋九叔
还好点，我受批评，你当老好人，没
有这么便宜的事！

九 叔：（顺从地）好了，好了。

（唱）家务之事你管理，
以前的事儿别再提，
今后我听你使唤，
叫我朝东不往西。

九 婶：你给我说说，一家人吃呀，穿呀，
用呀，花呀，你这个当老汉的该不该
护家？